

第 三 辑

*Nana*

新课标人文素养教育必读书目

# 娜 娜

〔法〕左拉



出版社

# 娜 娜



林珍妮 陈淑真 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(第三辑) 梁羽龙 张海军 主编

---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金明盛印刷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

3750千字 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130印张

2002年11月第1版 2002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000套

---

ISBN 7-104-01760-7/I·695

全十二册定价:1280元



## 第一章

晚上九时，游艺剧院的大厅依然观众寥寥，在楼厅与正厅前座，分枝吊灯半明半灭，厅里光线幽暗，几个等着开场的观众隐没在石榴红丝绒面的座椅里。猩红的布幕在阴影下恍若一大块红渍。舞台上没有一丝儿声响，脚灯也熄灭了，乐师的乐谱架横七竖八。但在剧院的四楼两廊座位，天花板圆顶的四周，传来连续不断的叫喊声、笑声、喧哗声。一层层的男女观众戴着女帽或工人帽，坐在镀金框架的大圆窗下面。天花板绘着在天空飞翔的裸体女人和孩子，在煤气灯下变成了绿色。场内不时出现一位女检票员，手持戏票，领着走在她前面的先生和太太，急匆匆地带到座位上。先生穿着晚礼服，太太苗条瘦弱，腰身笔直，眼波缓缓地四处转悠。

两个年青人出现在正厅前座。他们一直站着，四处张望。

“埃克托尔，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”年长的那个大声嚷，他高个儿，留小黑胡子，“我们来得太早了，你该让我抽完雪茄才来的。”

女检票员正经过他们身旁。她热情地说：

“啊，福什里先生，还有半个钟头才开场呢。”

“那为什么他们的海报说九点开场呢？”埃克托尔嘟哝道，瘦长的脸上露出愠意，“就在今儿早上，戏里担任角色的克拉莉丝还跟我赌咒，说是准八点正开场呢。”

他们两个沉默有顷，抬起头用眼睛搜索黑魑魑的包厢。包厢糊着绿纸，更暗了几分。楼座下面的包厢，完全没入漆黑之中。楼厅的包厢里，只有一位胖太太伏靠在蒙着丝绒的栏杆上面。舞台两旁的高柱子之间的左右包厢，悬垂着长流苏的彩饰，此时亦阒无一人。白色、金色的大厅，用嫩绿色做装饰，在大水晶吊灯不大的火苗照射下，色泽更淡，像洒了微尘。

“你给露茜买了这边包厢的票没有？”埃克托尔问。

“买了，”另一个答道，“还真不容易呢……啊，不用担心，露

茜不会早到的！”

他控制住一个呵欠，沉默片刻，又说：

“你算走运，你还没见识过首场演出呢……《金发维纳斯》一定会成为今年轰动一时的大事，半年来它可成了热门话题。呀，我亲爱的，它是音乐！够刺激！……波尔德那夫精明得很，他真懂生意经，留下这场戏在万国博览会期间才上演！”

埃克托尔虔诚地恭听表兄的议论，他提出一个问题：

“娜娜呢，就是演维纳斯的那颗新星，你认识她吗？”

“瞧，你又来了！”福什里双臂朝天举起，大声说，“打今早起，大伙儿都拿娜娜烦我，我遇见的人不下二十个，这个问娜娜，那个也问娜娜，我知道吗？我认识巴黎所有的婊子吗？……娜娜是波尔德那夫创造出来的偶像，一定是个天生尤物！”

他平静下来。但那剧场的空寂，吊灯昏暗的光线，教堂般的肃穆，楼上嗡嗡的噪音，呼呼嘭嘭的关门之声，都令他烦躁不耐。

“不行，”他突然说，“在这里呆下去，头发都要变白了。我得出去……他们也许在楼下找得着波尔德那夫，他会把详细情况告诉我们的。”

检票处设在剧院楼下，铺大理石地板的高大的前厅里。观众已开始进场。从敞开的三道铁栅门可以看见外面繁华热闹的林荫大道，在四月的美丽夜色里，只见人头攒动，灯光璀璨。载着观众的车辆，轮声不绝于耳，在戏院的门前“嘎”地停住，车门“吱呀”又再关上。观众攒三聚五地进入剧院，在检票处停下来，然后再登上前厅尽头处的两排楼梯，女士们款摆腰肢，缓缓挪步。前厅点缀了不多的帝政时代的装饰品，颇像纸板搭糊的圣殿的列柱廊，光秃秃的灰白墙壁上贴着巨幅黄色海报，上面用巨大的黑体字赫然写着娜娜的名字，在耀眼的煤气灯光下格外抢眼。不少先生驻足观看海报，有些则站着聊天，堵住剧场的入口。靠近售票处，只见一个大块头汉子，宽脸膛，剃光的下巴，正大声与缠着要票的几个人周旋。

“他就是波尔德那夫。”福什里边下楼梯边说。

波尔德那夫经理也瞥见福什里，他远远地冲福什里嚷叫：“好呀，你可真守信用，你就这样子给我写专栏文章的呀，今早我翻开《费加罗报》，一个字也没见到！”

“你等等嘛！”福什里回答，“要吹捧你的娜娜，我总得了解她的情况才行吧，再说，我并没有许诺你什么。”

然后，为了不提这回事，他向经理介绍他的表弟。这位青年名叫埃克托尔·德·拉法卢瓦斯，是来巴黎求学的。经理朝小伙子打量了一下，而埃克托尔却诚惶诚恐地审视他。原来此人便是波尔德那夫，这位把女人当猴子耍的人，对待女人如同狱卒监禁囚犯的人。这位满脑子广告绝招的人，动辄张口吐唾沫，大叫大嚷，拍大腿。在这种场合，埃克托尔认为该客套几句。

“您的剧院……”他说，他的声音像笛声。

波尔德那夫是个直来直去的汉子，满不在乎就吐出句粗话，他打断埃克托尔的话头，说：“你干脆称它为我的妓院得了。”

福什里一笑，表示赞同。埃克托尔的恭维词藻只好堵在喉咙里，颇有点狼狈，却也装出欣常这句话的样子。经理这时向一位戏剧评论家奔去，握手寒暄，那个人的专栏是很在影响力的。等经理转身回来，埃克托尔已恢复常态，他唯恐自己的窘态被人笑话，笑话他老土。

“听说，”他搜索枯肠，要寻句话说说，“娜娜有一副金嗓子。”

“她！”经理耸耸肩，嚷道，“是一个真正的喷射器！”

埃克托尔赶快补充：“还说她是出色的女演员！”

“她！……一团肉！到了台上，连手脚都不知往哪儿放！”

埃克托尔脸上微微一红。他给经理闹糊涂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无论如何，我不会错过今晚的首场演出，我知道您的剧院……”

“叫它作妓院，”波尔德那夫又打断他的话，那股儿犟劲是一向自信的人特有的。

福什里正专注地盯着进场的妇女，看见表弟瞠目结舌的呆相，又好气又好笑，便过来解围，“你就顺着他的意思叫好了——既然他愿意你叫他的剧院是什么，你尽管这么叫得啦……你哪，我亲爱

的，”他转向经理，“也别对我们胡吹了，你的娜娜既不会唱又不会演，你准要砸锅的，没别的下场啦。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。”

“砸锅！砸锅！”经理的脸涨得通红，“一个女人难道非要会演唱才行？啊，亲爱的，你太傻喽，娜娜自然有别的本事！这本事足以抵得上别的本事。我嗅出来了，这个本事她大着呐，如果我嗅错了，我就是笨蛋。你瞧吧，瞧吧，只要她一登台，全场的人准会张开嘴巴伸出舌头的。”

他举起粗大的双手——因激动而发抖的双手，他压低嗓门，宽慰地自语：“错不了，她将来一定了不起的，嘿，一个骚货！骚货！”

经不住福什里的盘诘，他答应提供详细的情况。他出言粗俗，埃克托尔听了觉得刺耳。波尔德那夫认识娜娜，他要捧红她，刚好他正缺少一个扮爱神的演员，而他从来不耐烦花费太多的时间去训练一个女人，他要立即把她捧成红角。但自从这个丰满的女人插足他的戏班，却也添了不少麻烦。他原有一个红星萝丝·米依，演戏天份高，歌喉也妙曼，看见新来的对手心里很气恼，终日以辞职威胁他。还有呢，我的天！为了海报上面的排名先后，竟闹了个沸反盈天！最后他决定把两个女演员的名字，用同样大小的字体这才了事。他绝不允许她们烦他，不管哪个小娘们——他是这样称呼他的女戏子的，西蒙娜也罢，克拉莉丝也罢，谁敢不听他的话，他就在她们的屁股上猛踹一脚。不这样，没法子活下去。他拿她们卖钱，也知道这些贱货值几个子儿！

“嘘！”他把话锋一转，“米依和斯蒂涅来了，他们总是形影相随啊。你知道，斯蒂涅开始嫌弃萝丝了，她的丈夫米依生怕她溜了，寸步不离地跟着她。”

剧院的飞檐上装了一排煤气灯，向人行道上射出一片强烈的光辉。两行小树被照得枝叶分明，格外浓绿。小柱子也被灯光照得白晃晃地，贴在柱子上的海报，如同白昼看到的那样清楚。

灯光照不到的马路，此时夜色深沉，只有稀稀落落地点缀着几点灯光。隐约可见络绎不绝的人群向剧院走来。许多男人没有马上

进场，先站在外边聊天，抽完雪茄。灯光在他们身上洒了一层灰白，在柏油路面投下缩短了的黑影。

米依从人群中挤着过来，胳膊下挟着银行家斯蒂涅。米依是条彪形大汉，有如街头卖艺大力士的方型脑袋，而斯蒂涅却是个大腹便便，脸庞滚圆，留着一部灰白络腮胡子的小个子。

波尔德那夫对银行家说：“嗨，昨天你在我的办公室遇到的就是她。”

“哦！是她！”斯蒂涅嚷，“我昨天也猜到几分，只是她进来时我正走出去，只打了个照面。”

米依半闭着眼听着，很是烦躁，只管旋转手指上的大钻戒。他明白他们说的是娜娜。波尔德那夫描绘他新捧的红角，燃起了银行家眼中的邪火。米依忍不住加入了谈话：

“亲爱的，别说了，一个婊子罢了！观众会把她轰下台的。斯蒂涅，我的老弟，你知道我老婆在化妆间里等着你呐。”

他想拉走斯蒂涅，后者却不肯离开波尔德那夫。在他们前面，观众排成长龙，检票处挤得水泄不通，嘈声聒耳，其中夹杂着“娜娜”这两个清脆响亮的字眼。站在海报前面的男人，朗声拚读她的名字；凡经过海报的男人也都瞟它一眼，用疑问的口气念叨它。女人们也神情困惑，含着笑，不安地轻轻重复她的名字。没有一个人认识娜娜，她是从哪儿掉下来的呢？四处流传着有关她的绯闻和笑话。这句字听起来温馨，亲切，顺口，令人愉快。一股好奇的狂热推动人群，这种巴黎式的好奇，其猛烈的程度等同于热病的发作。人们都想娜娜的尊容。一个女人被挤掉裙子的饰带，一个男人挤掉了帽子。

“咳，你们提的问题太多了！”波尔德那夫喊道，他被二十多个人围着问这问那，“你们一会儿就会见到她的，我要走了，她们还等着我呢。”

他溜走了。眼见煽起了观众的好奇，他暗自得意。米依耸了耸肩，提醒斯蒂涅，说萝丝正在等他去看她在第一场所穿的服装呢。

“瞧，露茜来了，正下车哩。”埃克托尔对福什里说。



露茜·斯特华果真来了。这妇人丑陋，矮小，四十岁左右，脖子太长，面孔瘦削憔悴，厚嘴唇。但她气质高雅，举止活泼，颇具魅力。她领来卡萝莉娜·埃凯和她的母亲。卡萝莉娜是个冷美人，她的母亲则神气十足，笨手笨脚行动迟钝。

露茜对福什里说：“你和我们一道坐吧，我给你留了座位。”

“啊！不必了！什么也看不到，何必呢！”他说，“我有一张座椅票，我宁愿坐正厅前座。”

露茜很是不悦。难道他不敢与她公开露面？她抑住怒气，转了话题：

“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认识娜娜呢？”

“娜娜？我从未见过她。”

“真的吗？可有人向我发誓，说你同她睡过觉。”

站在他们前面的米依，把一根手指竖在唇上，向他们示意，叫他们住口。露茜问他何故，他指指走过去的小伙子，低声说：“他是娜娜的情夫。”

大家望着那青年。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。福什里认得他。他叫做达格内，曾经为女人挥霍了三十万法郎，如今在交易所做点小投机买卖，也还是为了弄点钱给女人送花束，或者请吃饭。露茜觉得他的眼睛很美。

“啊！布朗斯来了！”她嚷道，“就是她告诉我你和娜娜睡过觉的。”

布朗斯·德·西维里是个金发的胖姑娘，胖嘟嘟的脸蛋颇有几分姿色。她身旁伴着一个纤瘦，衣着讲究，文质彬彬的男人。

福什里悄声告诉埃克托尔：“他是格兹维埃·德·旺德夫尔伯爵。”

伯爵与记者福什里握手，布朗斯却与露茜热烈地议论起来。她们一个穿着蓝色，一个玫瑰红，那两条镶边饰的裙袍挡了道，她们屡屡提及娜娜的名字，尖嗓子引起旁人的注意，听她们谈娜娜一些什么。

伯爵带着布朗斯走了。现在，“娜娜”的呼声在前厅的四面回

响，声浪迭起，由于久等而更加迫切。怎么还不开场？男人们掏出表来，迟到的观众，不等车子停稳就跳了下来。三五成群的观众离开人行道往里面拥。在煤气排灯照耀的空地上，过路的人都伸长脖子往剧院窥视了才走。一个野小子吹着口哨走过来，站在门口的海报前面，用嘶哑的声音喊：“嗨！娜娜！”说完，趑趄着脚步，拖着他那双破靴子，摇摇晃晃地走了。观众哄然大笑，衣冠楚楚的绅士们也一遍又一遍地呼着：“娜娜！嗨！娜娜！”，人群挤拥着，检票处有人争执。在观众里散播开来的愚蠢可笑的疯狂，兽性发作，引发他们呼叫着娜娜，因而这一片声浪也就越来越高了。

开场的铃声在轰轰然的声浪中响起。“铃已经响了！铃已经响了！”喧哗声直达外面的大马路，于是你推我拥抢先挤进去，检票处增加了职员。米依满脸焦急，终于拉走斯蒂涅，他还没有去看萝丝的试装呢。第一次铃响，埃克托尔拉着福什里，挤出一条路，生怕错过开场戏。这一阵挤拥惹恼了露茜·斯特华，这些人多么粗野，竟推搡妇女！她和卡萝莉娜母女留在最后。现在前厅已经空无一人，马路上，车轮声依然不断。

在剧场里，福什里和埃克托尔站在他们的座椅前面，又在四处张望。此刻，场内灯火辉煌。大水晶吊灯里的火苗窜得老高，放射出黄色和玫瑰色的光芒，从拱穹上面折射回池座，有如洒下一片雾样光辉。座椅上的石榴红丝绒闪闪发亮。金色大厅更显辉煌，而天花板浓艳的色彩下那嫩绿色的装饰多少柔和了它迫人的光芒。舞台上的脚灯突然放出一排强光，猩红的帷幕如同着了火，华贵厚实的帷幕具有神话中宫殿般的富丽堂皇，与寒伧粗陋的布景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布景的裂缝露出了镀金掩盖的灰泥。场子已经暖烘烘的，乐队在乐谱架前调校弦索。笛子轻悠的颤音，号角窒息般的呜咽，小提琴悦耳的低吟，飘扬在越来越响的嘈杂声中。观众们闲谈着，推拥着，争抢座位；过道拥挤不堪，每扇门艰难地涌进一股滔滔的人流。人们彼此打着招呼，摩肩擦背；戴帽穿裙的女士，穿黑色燕尾服或长上衣的男士，一队队鱼贯而进，一排排的座位终于坐满了。这里露一角缟衣素裳，那里见云髻低垂，钗影泛彩，俏脸半露；这

个包厢里呈现了女人白缎般的裸肩，那边包厢里太太在悠然扇扇，眼睛瞟着人流；年青的先生站在正厅前座里，背心敞开，上衣纽扣孔插着一朵栀子花，用戴了手套的手指举起观剧用的望远镜端详着。

这时候，福什里表兄弟俩忙于找熟悉的脸孔。米依和斯蒂涅并肩坐在楼下包厢里，胳膊靠着蒙上丝绒的栏杆。布朗斯·德·西维里似乎独占了楼下的一个边包厢。埃克托尔特别关注达格内。达格内坐的是正厅前座，在他的前两排。达格内紧挨着的是一个约十七岁的小青年，很像是一个逃学的中学生，大睁着一双小天使般的俊目。福什里看见了他，微微一笑。

“二楼楼厅的那位太太是谁？”埃克托尔突然问道，“就是身旁有个蓝衣少女的那个。”

他指的是一位胖妇人，她胸衣紧束，从前的金发已变得有点发白染了黄色，圆脸上涂了胭脂，额前垂着儿童般的留海，把胖脸衬得如肿了似的。

“她叫嘉嘉。”福什里简短地回答。这个名字似乎引起表弟的惊愕，他又补充道：

“你不晓得嘉嘉？……路易·菲利浦统治的最初几年，她可是个风云人物呢。到现在，无论到那里她都要把女儿拉在身边了。”

埃克托尔却没瞧少女一眼，倒是嘉嘉的样子令他动心。他盯住她看，他觉得她丰韵犹存，只是不敢说出来。

这时，乐队指挥把弓子一举，乐队便奏起序曲来。观众仍继续进场，纷乱喧哗有增无减。这一群观众是特意来观看首场演出的，还是原先的那一批人，没人知道。熟人相遇便微笑着聚拢在一起，帽子也不用脱，态度随便，互致问候。巴黎的人物全到了，文学界、金融界、娱乐界，也有许多的记者，还有几位作家，交易所的投机家，而交际花之类的女人，也比正经妇女多。这是特殊组合的群体，秉赋了各种天才，却又为恶习所污染，脸上呈现同样的疲乏和狂热。

由于表弟的发问，福什里就把专门留给报馆和俱乐部的几个包

厢指给他看，又把戏剧批评家的名字一一告诉他。其中一个瘦子，神情冷峻，嘴唇薄而狞恶；他特别指出另外一个胖子，面孔和善，正倚在他邻座一个年青姑娘的肩上，用父爱的眼神注视着她。

他的话尚未说完便住了口，因为他看见埃克托尔向着对面包厢里的几个人打招呼。他愕然了。

“怎么！你认识米法·德·布维尔伯爵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是老相识了。”埃克托尔回答，“米法家有一处产业与我们家的产业毗邻，我常常到他们家去，伯爵与他的太太，岳丈德·舒阿尔侯爵坐在一起呢。”

看见表兄不胜惊愕的表情，他很得意。在虚荣心的驱使下，他谈得更详细了：侯爵是政府的咨议员，伯爵最近被任命为皇后的特从长官。福什里拿起望远镜向着伯爵夫人望去，只见她肌肤丰满洁白，棕色头发，眼睛黑而且美。

“幕间休息的时候，你给我引见引见，”福什里说，“我见过伯爵，但我很想参加他们家里每礼拜二的招待会。”

“嘘！嘘！”的喊叫声从最高几层的楼座发出。序曲已经开始了，还有观众在入场，迟到的人使得整排的观众不得不站起来让他过去，包厢的门砰砰的响着，甬道上有人大声的争执，交谈声不绝于耳，有如日暮归巢的麻雀的喧噪。场内乱纷纷地，脑袋乱晃，手臂乱挥，坐下的想法子坐得舒服一点，一些人站在那儿东张西望。“坐下！坐下！”的呼喊从昏暗的正厅后排爆发出来。全体观众情绪激动，大家总算即将一睹大名鼎鼎的娜娜了，巴黎为她颠倒了一个礼拜了。

说话的嗡嗡声逐渐低下来，轻下来，偶尔有几声含糊的声音。就在窃窃低语开始平息悄悄的叹息消逝之时，明快活泼的乐音突然从乐池奏响，奏的是华尔兹曲，节奏荡冶夹着戏谑，观众听来如被搔到痒处，微笑起来。坐在前几排由剧院雇来捧场的人，使劲地鼓掌。幕开了。

“你看！”没停过嘴的埃克托尔说，“有个男的和露茜坐在一起呢。”他盯着二楼右侧的边包厢，卡萝莉娜和露茜坐在前面，后边

还可以望得见卡萝莉娜的母亲那张威严的脸，和一个高个儿男子的侧脸，满头美丽的金发，一身毫无瑕疵的衣裳。

“你一定要看一看，”埃克托尔再三催促表哥，“那里坐着一个男的。”

福什里这才把望远镜移向右包厢，马上又转过头来：“哦，是拉博德特。”他低声说，毫不介意的样子，大家对于这个男人的出现都认为是理所当然，不足挂齿似的。

观众从他们的身后吆喝：“不要说话！”他们只得停止谈话。现在，整座大厅静止不动。从乐池到楼座，那一大片人头，从下往上排到最高处，像一道斜坡，都把身子挺直注视着台上。《金发维纳斯》的第一幕是古希腊神话里的故事，发生在奥林匹斯山。场上出现用纸板画就的奥林匹斯山，山后画着云彩，右边摆着众神之主朱庇特的宝座。最先出场的是虹神伊利斯和司酒神加尼梅德，他们在一群侍从的帮助下，一面合唱一面布置诸神会议的座椅。捧场的那班人又突兀地喝起采来，观众还有点儿茫然，就等着往下看。埃克托尔已经给克拉莉丝·贝尼鼓掌了，她是经理波尔德那夫的“小娘们”之一，扮演虹神伊利斯，穿着淡蓝色衣服，一条七色的宽大披巾系在腰间。

“你知道，她把衬衣脱了才系这带子的呢。”埃克托尔对福什里说，声音大得四周的人都听得见，“今早我们看着她试装，要不，胳膊下面和背脊就看见衬衫了。”

观众席上轻微骚动。萝丝·米依上场，她饰演月神狄安娜。她没有角色所需要的窈窕身材，也没有角色的花容月貌，又黑又瘦，倒像丑陋的巴黎野小子，可是，她看来却有点魅力，有点迷人，仿佛这才足以给她所扮的角色一个嘲弄。她一上场，唱的曲调和歌词离奇得几乎让人喷饭。唱词全是抱怨战神马克斯移情别恋，追求爱神维纳斯，她唱得颇为传神，有不少轻佻的暗示，使观众的心如有热流穿过。她的丈夫和斯蒂涅并肩坐在那里，嘻嘻地发笑。观众喜爱的男演员普律利埃尔扮演的将军出场了，全场观众哈哈大笑，因为他扮演的同狂欢节里出现的滑稽的战神那样相似，头上插一根大

羽毛，拖一把长至肩的剑。他对月神狄安娜厌倦了，嫌她太嚣张。于是月神发誓要监视他，要报仇。他们的二重唱以滑稽可笑的蒂罗尔山歌调作为结束。普律利埃尔唱得特别精彩，他的歌声像被惹恼的大雄猫的吼叫。他既然是走运的青年男主角，不免有些可笑的自负，这会儿他挺神气地转动眼珠向台下溜来溜去，惹得包厢里的女士们尖声笑起来。

接着的几场戏沉闷乏味，观众冷静下来。直至老演员博斯克饰演的笨蛋朱庇特头顶硕大的王冠上场，与天后朱诺为了厨娘报的账目发生争执，观众才快活了一阵。可是一连串天神的出场：海神、地狱神、智慧女神和其他神几乎把剧场效果全破坏了。大家有点不耐烦了，嘈杂的低语逐渐提高，都在场子里东张西望起来。露茜向拉博德特嫣然含笑；德·旺德夫尔伯爵从布朗斯肥大的肩膀后伸出脖子；福什里用眼角偷窥米法夫妇；伯爵神色凛然，似乎不谙剧中所指何事，伯爵夫人似笑非笑，眼神迷茫，若有所思。

在不妙的气氛里，雇来捧场的人突然大鼓其掌，而且极有规律，就如一队士兵放的排枪，大家都转过头来向台上望，娜娜该出场了吧？这个娜娜真叫人好等。

司酒童和虹神引来一队凡人，他们是有身份的财主，被妻子欺骗的丈夫，他们向万神之主控告爱神维纳斯，说她煽动他们的妻子的欲火而至偷汉。他们的合唱声调悱恻而天真，时而静默，静默中满含不打自招的意味，十分可笑。场内传开了一句戏谑：“这是王八大合唱呢，王八大合唱。”观众觉得这话说得妙，大喊再来一次。合唱队员头脸可笑，观众觉得王八的称谓倒很恰切，尤其是其中一个胖子，脸圆团团的如天上的大月亮。这时，火神怒气冲天闯进来，他来寻找溜走三天的妻子。合唱队向着这个王八们的神祇，重新申诉他们的怨愤。火神这个角色由方唐扮演，他是颇有演丑角才能的滑稽演员，且有创造性。饰演的火神像乡村的铁匠，头套火红的假发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光着的臂膀上刺着被箭射中的几颗红心。一个女观众失声大叫：“啊唷！他真丑！”女士们不禁笑了，都拍起掌来。

下面的一场似乎拖沓冗长。朱庇特没完没了地召开诸神会议，商讨受骗的王八们的诉状。娜娜迄今犹未露面！莫非剧院老板故意安排她演压轴戏？一再拖延的等待把观众惹恼了，谈话的声音又起来了。

“情况不妙呢，”米依幸灾乐祸，喜形于色，对斯蒂涅说着，“你等着瞧吧，她一出场观众准有好一顿臭骂！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台后边的云霓冉冉散开，维纳斯出场了。娜娜的个子高大而丰满，远超于她十八岁的年龄，金发披肩，缟素仙装，施施然地走下来，走到台边的栏杆，妖媚地一笑，然后唱起那段主题曲：

“幕幕降临，维纳斯徘徊游荡……”

唱到第二句，观众诧异地面面相觑。莫不是经理波尔德那夫在开玩笑，还是他故弄玄虚？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离谱的唱腔，如此拙劣的歌喉。她的经理倒是说对了，唱得就和喷射器一样！她甚至不懂在台上该如何投手举足，两手僵直地前伸，身子东摇西晃，动作既不自然又欠雅观。观众大倒胃口，后座和廉价座的观众已经大喝倒采、吹口哨了。这时，前座却有人用小公鸡般的嗓子，高叫：“太美了！”

全场观众四处探索，原来是那个逃学看戏的中学生，俊俏的少年。一双美目睁得圆圆的，一看见娜娜，兴奋得两颊通红，当他发现大家都在看他，他为自己刚才的失态更加涨得满脸绯红了。坐在他旁边的达格内笑眯眯地看着他。观众哄然大笑之后，气氛轻松了，忘了吹口哨，喝倒采。那些戴白手套的年青绅士们，被娜娜全身的曲线迷住，都把身子往后一靠，也痴狂地鼓起掌来。

“对极了！说得妙极了！好哇！”

娜娜看见全场哄笑，她站着，一点也不生气，亲切自然，很快就与台下沟通了。她眨眨眼，仿佛自己也承认她演戏的本事不济，实在不值几个子儿，但还不要紧，她有别的本事。她向乐队指挥扬一扬手，示意：接着奏下去，我的老伙计！她开始唱第二段：

“夜色深沉，维纳斯走过……”

依然是那副酸涩的歌喉，但现在这个声音搔着观众的痒处，撩他们的身子微微震颤。娜娜依然浅笑着，樱桃小口，红得鲜亮，两行贝齿，晶莹如玉，澄蓝的大眼，秋波潋滟。唱到略为生动的诗句时，她动情地翘起鼻子，粉红色的鼻孔一起一伏，两颊绯红。她还是只会东摇西晃，可是观众不再认为难看了，恰恰相反，男人们都举起望远镜来细瞧。唱到后来，她已中气不足，她心里清楚很难支持到底，于是她不慌不忙地猛一扭腰，把薄裙下浑圆的屁股一撅，张开胳膊，把身子往后一挺，高耸的乳峰就上下地颤动。顿时掌声雷动。她倏地转身往台后走去，把颈背呈献给呆瞪着眼的观众，颈脖披垂着红棕色的头发，像某些动物的茸毛。掌声更加狂热了。

这一场的结尾更平淡冷清。火神要扇维纳斯的耳光。诸神召开会议，决定去凡间做一番调查，满足王八丈夫们的请求。月神狄安娜窃听了维纳斯和战神的情话，发誓要在凡间永远监视他们，另外还有一场戏，是一个十二岁的女孩扮演小爱神，人家无论问她什么问题，她总是回答：“是的，妈妈；不是的，妈妈。”声音可怜兮兮的，手指头捅着鼻孔。朱庇特大为恼火，摆出主人的威严，把小爱神关在小屋子里，罚她把“我爱”的动词变位背二十遍。观众较赞赏结尾的大合唱，合唱团和乐队配合协调，都很精彩。幕落之后，雇来捧场的人虽然拚命鼓掌，希望引着观众要求演员谢幕，但是全场观众已经站起来，纷纷向着出口走去了。

人群在座位之间践踏，拥挤着，同时在交换着意见。大家的感觉是：“实在不像话。”

一位批评家说，剧情必须大大地削减。然而，这场戏是无关系要的，人们谈得最多的倒是娜娜。福什里和埃克托尔最早挤了出来。在正厅前座的走廊遇见斯蒂涅和米依。这条走廊狭窄而低矮，有如矿井里的坑道，只有几盏煤气灯照着。他们在右边楼梯脚站了一会儿，有扶手栏杆护着，可以不受拥挤。廉价座位的观众穿的笨重的长靴，在下楼时发出踢托踢托的响声，黑色衣服如一道水流经过，一个女服务员使劲遮护着一把椅子，那上面堆着许多衣服，生



怕被群众挤落。

“我一定见过她！”斯蒂涅一见福什里就嚷道，“我敢说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她，我想也许在卡西诺俱乐部，当时她喝得烂醉，被人搀着。”

“我不十分记得在哪儿见过了，”记者福什里说，“和你一样，我一定见过的……”

他压低嗓门，笑着加了一句：

“也许在老虔婆特里贡家里吧。”

“见鬼！原来在这么一个脏地方！”米依悻悻然地说，“观众对台上偶然出现的妓女竟这样欢迎，真叫人恶心。以后舞台上就没有正经女人了。我非禁止萝丝登台不可。”

福什里不禁微笑起来。楼梯上沉重的鞋声并没有停止，一个戴鸭舌帽的矮个子男人，拖长腔调喊道：

“哎呀呀，她是一团肥肉，咱们捞着吃得啦！”

走廊里，有两个青年，头发仔细烫过，衣着整齐，翻下来的白领，正在那里争论着。其中一个反复说：“下贱！下贱！”可没说理由；另外一个再三反驳：“精彩！精彩！”他也不屑说出理由。

埃克托尔觉得娜娜不错，他大胆说出，如果她再把嗓子练练，那就更好了。斯蒂涅本来不在意他们的议论，现在似乎恍然大悟，认为无论怎样，必须等等再说，说不定下面几幕会一败涂地呢。观众虽然认可，但还未被打动。米依发誓说这出戏一定不会演到结束，娜娜就给观众轰下台。福什里和埃克托尔离开他们向吸烟室走去的时候，米依挽起斯蒂涅的手臂，紧靠他的肩，附耳低语：

“你去看看我妻子的第二幕的服装吧，老朋友，实在下流呢！”

楼上的吸烟室里，三盏水晶吊灯灯火通明。那表兄弟俩站在门外犹豫片刻才进去，因为从打开着的两扇玻璃门可以看见整整一条走廊，人流如潮，你来彼往，如两股小河不停地流动。可是他们还是进去了。里面坐着五六堆人，正在热烈交谈，一面指手划脚，讨论着这出戏，中间往往夹着激烈的插嘴，打断了话头。其余的人在随意转悠，脚后跟在打蜡的地板上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左右两边，